

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

包利民 章雪富 主编

论灵魂和复活

[古罗马] 尼撒的格列高利 著

石敏敏 译

*Philosophical
Classics of
Hellenistic-Roman
Tim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

包利民 章雪富 主编

论灵魂和复活

[古罗马] 尼撒的格列高利 著

石敏敏 译

*Philosophical
Classics of
Hellenistic-Roman
Tim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灵魂和复活 / (古罗马) 尼撒的格列高利著; 石敏敏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8

(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 / 包利民 章雪富主编)

ISBN 978-7-5161-7821-8

I. ①论… II. ①尼…②石… III.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 IV. B50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757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凌金良 陈 彪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960 1/16
印 张 20.75
插 页 2
字 数 289 千字
定 价 6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016 年再版序

我们对哲学的认识无论如何都与希腊存在着关联。如果说人类的学问某种程度上都始于哲学的探讨，那么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希腊的学徒。这当然不是说希腊文明比其他文明更具优越性和优先性，而只是说人类长时间以来都得益于哲学这种运思方式和求知之道，希腊人则为基于纯粹理性的求知方式奠定了基本典范，并且这种基于好奇的知识探索已经成为不同时代人们的主要存在方式。

希腊哲学的光荣主要是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联系在一起。这套译丛则试图走得更远，让希腊哲学的光荣与更多的哲学家——伊壁鸠鲁、西塞罗、塞涅卡、爱比克泰德、斐洛、尼撒的格列高利、普卢克洛、波爱修、奥古斯丁等名字联系在一起。在编年史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是罗马人，有些人在信仰上已经是基督徒，但他们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他们著作的主要部分仍然是在续写希腊哲学的光荣。他们把思辨的艰深诠释为生活的实践，把思想的力量转化为信仰的勇气，把城邦理念演绎为世界公民。他们扩展了希腊思想的可能，诠释着人类文明与希腊文明的关系。

这套丛书被冠以“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之名，还旨在显示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的冲突相生。希腊化时期的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希腊已经不再是城邦时代的希腊，文明的多元格局为哲学的运思和思想的道路提供了更广阔的视域，希腊化罗马时代的思想家致力于更具个体性、

时间性、历史性和实践性的哲学探索，更倾心于在一个世俗的世界塑造一种盼望的降临，在一个国家的时代奠定一种世界公民的身份。在这个时代并且在后续的世代，哲学不再只是一个民族的事业，更是人类知识探索的始终志业；哲学家们在为古代哲学安魂的时候开启了现代世界的图景，在历史的延续中瞻望终末的来临，在两希文明的张力中看见人类更深更远的未来。

十年之后修订再版这套丛书，寄托更深！

是为序！

包利民 章雪富

2016 年 5 月

2004 年译丛总序

西方文明有一个别致的称呼，叫作“两希文明”。顾名思义是说，西方文明有两个根源，由两种具有相当张力的不同“亚文化”联合组成，一个是希腊—罗马文化，另一个是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国人在地球缩小、各大文明相遇的今天，日益生出了认识西方文明本质的浓厚兴趣。这种兴趣不再停在表层，不再满足于泛泛而论，而是渴望深入其根子，亲临其泉源，回溯其原典。

我们译介的哲学经典处于更为狭义意义上的“两希文明时代”——即这两大文明在历史上首次并列存在、相遇、互相叩问、相互交融的时代。这是一个跨度相当大的历史时代，大约涵括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5世纪的八百年的时期。对于“两希”的每一方，这都是一个极为具有特色的时期，它们都第一次大规模地走出自己的原生地，影响别文化。首先，这个时期史称“希腊化”时期；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余威之下，希腊文化超出了自己的城邦地域，大规模地东渐教化。世界各地的好学青年纷纷负笈雅典，朝拜这一世界文化之都。另一方面，在这番辉煌之下，却又掩盖着别样的痛楚；古典的社会架构和思想的范式都在经历着巨变；城邦共和体系面临瓦解，曾经安于公民德性生活范式的人感到脚下不稳，感到精神无所归依。于是，“非主流”型的、非政治的、“纯粹的”哲学家纷纷兴起，企图为个体的心灵宁静寻找新的依据。希腊哲学的各条主要路线都在此时总结和集大成：普罗提

诺汇总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路线，伊壁鸠鲁/卢克莱修汇总了自然哲学路线，怀疑论汇总了整个希腊哲学中否定性的一面。同时，这些学派还开出了与古典哲学范式相当不同的、但是同样具有重要特色的新的哲学。有人称之为“伦理学取向”和“宗教取向”的哲学，我们称之为“哲学治疗”的哲学。这些标签都提示了：这是一个在巨变之下，人特别关心人自己的幸福、宁静、命运、个性、自由等的时代。一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哲学。那个时代的哲学会不会让处于类似时代中的今人感到更多的共鸣呢？

另一方面，东方的另一个“希”——希伯来文化——也在悄然兴起，逐渐向西方推进。犹太人在亚历山大里亚等城市定居经商，带去独特的文化。后来从犹太文化中分离出来的基督教文化更是日益向希腊—罗马文化的地域慢慢西移，以至于学者们争论这个时代究竟是希腊文化的东渐、还是东方宗教文化的西渐？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与希腊文化是特质极为不同的两种文化，当它们终于遭遇之后，会出现极为有趣的相互试探、相互排斥、相互吸引，以致逐渐部分相融的种种景观。可想而知，这样的时期在历史上比较罕见。一旦出现，则场面壮观激烈，火花四溅，学人精神为之一振，纷纷激扬文字、评点对方，捍卫自己，从而两种文化传统突然出现鲜明的自我意识。从这样的时期的文本入手探究西方文明的特征，是否是一条难得的路径？

还有，从西方经典哲学的译介看，对于希腊—罗马和希伯来—基督教经典的译介，国内已经有不少学者做了可观的工作；但是，对于“两希文明交汇时期”经典的翻译，尚缺乏系统工程。这一时期在希腊哲学的三大阶段——前苏格拉底哲学、古典哲学、晚期哲学——中属于第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分别都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译介，但是第三阶段的译介还很不系统。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两希哲学的研究与译介传统是严群先生和陈村富先生所开创的，长期以来一直追求沉潜严谨、专精深入的学风。我们这次的译丛就是集中选取希腊哲学第

三阶段的所有著名哲学流派的著作：伊壁鸠鲁派、怀疑派、斯多亚派、新柏拉图主义、新共和主义（西塞罗、普鲁塔克）等，希望向学界提供一个尽量完整的图景。同时，由于这个时期哲学的共同关心聚焦在“幸福”和“心灵宁静”的追求上，我们的翻译也将侧重介绍伦理性—治疗性的哲学思想；我们相信哲人们对人生苦难和治疗的各种深刻反思会引起超出学术界的更为广泛的思考 and 关注。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在希伯来—基督教传统中属于“早期教父”阶段。犹太人与基督徒是怎么看待神与人、幸福与命运的？他们又是怎么看待希腊人的？耶路撒冷和雅典有什么干系？两种文明孰高孰低？两种哲学难道只有冲突，没有内在对话和融合的可能？后来的种种演变是否当时就已经露现了一些端倪？这些都是相当有意思的学术问题和相当急迫的现实问题（对于当时的社会和人）。为此，我们选取了奥古斯丁、斐洛和尼撒的格列高利等人的著作，这些大哲的特点是“跨时代人才”，他们不仅“学贯两希”，而且“身处两希”，体验到的张力真切而强烈；他们的思考必然有后来者所无法重复的特色和原创性，值得关注。

这些，就是我们译介“两希文明”哲学经典的宗旨。

另外，还需要说明两点：一是本丛书中各书的注释，凡特别注明“中译者注”的，为该书中译者所加，其余乃是对原文注释的翻译；二是本译丛也属于浙江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系列研究计划之一。我们希望以后能推出更多的翻译，以弥补这一时期思想经典译介之不足。

包利民 章雪富

2004 年 8 月

中译本导言

在拉丁（西方）基督教传统的笼罩之下，人们一般对于希腊（东方）基督教传统了解不多。本书收集一位非常重要的希腊（东方）基督教思想家的文选，为了帮助读者增加了解，在此我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分别介绍作者的生平背景、思想大要与著作导读，期盼能够让读者阅读原著时尽快登堂入室。

一 生平背景

尼撒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yssa, 335—395）是希腊（东方）基督教神学传统的奠基者卡帕多西亚三大教父（Cappadocian Fathers）当中最年轻的一位，另外两位是他的哥哥大巴西尔（Basil of Caesarea, 329—379），以及这对兄弟的好友拿先斯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 329—390）。三位卡帕多西亚思想家在公元 325 年尼西亚会议之后的神学论辩中大放异彩，他们承袭阿塔纳修（Athanasius, 330—373）的神学路线，抵制阿里乌派（Arians），为早期基督教的基督论与三一论奠定了基调。

尼撒的格列高利在卡帕多西亚三位思想家当中所受的教育最少，并未像大巴西尔与拿先斯的格列高利那样到雅典求学，他的教育主要得自大巴西尔与其姊玛克丽娜（Macrina, 327—379）。371 年，他因被大巴西尔任命为尼撒主教，自此得名。从行政角度来看，他并不成功，而为大巴西尔所失望，但他在思想方面独具天分，自学成功，在写作上的表

现反而是卡帕多西亚三大教父当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尼撒的格列高利在希腊基督教传统中成名甚早，但是并没有得到西方基督教传统的重视，部分原因是，在西方直到第9世纪才有其著作的拉丁文译本。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们倾向于重视大巴西尔与拿先斯的格列高利而忽略了尼撒的格列高利，仿佛他是三大思想家中最不显眼的一位，然而近代学者大大改变了这种观点，不论从基督教思想家的角度，或者从灵修神学作者的角度来看，他无疑都是第一流的人物。

二 思想概要

早期基督教在进入希腊文化圈的过程当中，由原先强烈的犹太教色彩转而穿上希腊文化的外衣。然而由于基督教有其内在的思想理据与价值系统，因此与承载它的希腊文化不尽兼容。在整合希腊主义与基督教的过程中，如果只是作妥协性的调和，那可说是“混合主义”（syncretism）；如果它被强势的文化吸收，甚至被文化改造，可说是被文化吸纳消融；如果它与文化格格不入，甚至渐行渐远，可说是与文化互相对峙。最理想的状况，应当是它与文化能作深度融合，成为文化发展的契机，而文化表现出基督教信仰的精神，按照蒂利希（Paul Tillich）所期盼的“神治”（Theonomy）理想，就是“信仰为文化的内涵，文化为信仰的形式”。

尼撒的格列高利在整合基督教与希腊主义方面表现卓越。从他的著作可以看到，在采用希腊文化思想的同时，极力呈现基督宗教信仰的基本立场，尤其是以圣经为根据的基督宗教思想。他的著作一方面带有浓厚的希腊文化色彩，甚至表面看来好像是希腊哲学作品；另一方面却以基督教教义为主轴，实质上是带有希腊哲学色彩的基督教神学著作。尼撒的格列高利在拿捏二者之间的关系分寸时，表现出非常卓越的天赋，在形式方面是希腊的，而在内涵方面是基督教的。

在这方面，尼撒的格列高利的先辈，亚历山大里亚的基督教思想家

奥利金（Origen，185—253）可以视为其前车之鉴。奥利金的一些观点引起他同时代和后世思想家的极大质疑。比如奥利金的“灵魂先在说”与“灵魂转世说”，看起来更像是“基督教色彩的希腊哲学”，而非“希腊色彩的基督教神学”，使人们更容易形成这样的误解，奥利金使基督教被希腊文化吞噬掉了。大巴西尔与拿先斯的格列高利都非常喜欢研读奥利金的著作，二人曾合编过《奥利金著作精华》，尼撒的格列高利也同样深受奥利金的影响。然而，卡帕多西亚三位思想家的神学被视为正统神学，在奥利金的过分偏向希腊化与极端保守地按照字面遵守圣经的圣经主义（biblicism）二者之间，确实走出一条平衡的道路。

尼撒的格列高利还受到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的很大影响，不过也与其有所不同，新柏拉图主义强调被造者参与创造者的能力，而尼撒的格列高利却强调被造者与创造者之间的绝对间隔。阿里乌派以嗣子说（adoptionism）诠释基督论，认为耶稣基督是站在从属于神的立场，是以人的身份被神接纳为儿子的最高典范，从此打开了自下而上、自人而神的通路。尼撒的格列高利却极力反对这种基督论，主张从三一神学的角度思考，耶稣基督是永存的神的道，而道成肉身是自上而下、自神而人的启示，主张被造者与创造者之间的界限不可泯灭，而且认为只有创造者才有能力打破这种界限。

三 著作导读

本译文集包含三篇尼撒的格列高利的主要著作《论贞洁》、《论人的造成》与《论灵魂和复活》，两个短篇《论婴儿的夭折》与《论朝圣》，以及介绍基督教教义的《大教义手册》。主题集中在人论上，而以“神的形像”为最主要的神学概念。

《创世记》一章26—27节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

像造男造女。被造的人具有“神的形像”是基督教人观的重要主张。基督教认为人是被神所造，而且是按照神的形像被造，不过因着人的犯罪堕落，神的形像已经扭曲变形。然而，人身上仍然存留神的形像，因此带有神的形像的人是尊贵的，且其尊贵建立在神本身之上；带有神的形像的人也是有限的，因为人只是神的形像而非神本身。总之，人的尊贵源自与神的关系，而人的有限则是因为人仅仅是神的形像而已。尼撒的格列高利的作品，对神的形像的神学主题作了非常深刻的反省。

（一）《论贞洁》（On Virginity）概要

大巴西尔受其姊玛克丽娜的启蒙，开始追求隐修生活，拿先斯的格列高利则受大巴西尔的影响，也开始追求隐修生活。尼撒的格列高利本人已婚，在受到大巴西尔与拿先斯的格列高利的影响之后，看到尘世生活的有限，鼓吹贞洁的隐修生活。《论贞洁》是尼撒的格列高利最早的作品，大约写于370年，应当在371年前成稿。

尼撒的格列高利显然受过大巴西尔类似著作的影响。大巴西尔写了两本著名的隐修著作：《详细规章》（*Detailed Rules*）与《小规章》（*Shorted Rules*）。《论贞洁》的“前言”说：“这里，为了避免冗长，把响应这种上天呼召的人所遵循的一切具体规章都删去了；文中的劝勉完全采用了一般性的术语，可广泛适用于各种情形。但具体规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包括在内，免得在避免冗长的同时把重要的东西也忽视了。”此处的“具体规章”很可能就是指大巴西尔的隐修规章。

尼撒的格列高利以三一神论为隐修思想的基本进路，认为贞洁必须从圣父、圣子与圣灵去寻找其源头，因为贞洁是属于创造者的，而且从一般常见用来描述贞洁的“不朽”（一），亦可知贞洁是创造者的不朽属性。他根据《约翰福音》强调耶稣基督的出生不是出于血气、情欲与人意（1章13节），而是出自贞洁，因此以马利亚为贞洁的完美原型，他说：“包蕴在基督里面的完美的神性借着纯洁无瑕的马利亚显现出来，在她身上发生的一切也发生在每一个遵照贞洁原则

生活的人身上。”（二）马利亚由其贞洁生出完美的神性，成为后世追求贞洁者的典范。

贞洁是神的属性，人是因为具有神的形像，才有可能是贞洁的，问题发生在情欲的介入，使得神的形像不能发挥（十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克制情欲，借由贞洁所搭的桥梁，联结天上人间。尼撒的格列高利描述贞洁扮演着联结天上人间的角色：“所以，贞洁如此意味深长，它虽然留在天上与诸灵之父同在，移动着属天权能的舞步，但仍然伸出双手拯救人；它一方面是通道，把神引下来分有人的产业，同时使人保持欲望的翅膀，渴望上升到属天之事，是连贯神人之间的一条纽带，通过自身的中介使这两种如此悬殊的存在和谐统一。”（二）

由于尼撒的格列高利本人已婚，因此他认为有关贞洁的知识对自己而言已经没有用处，自称有如在谷场上被笼住嘴的牛，又如望水兴叹的干渴之人。“人一旦扎根于世俗生活，就不可能再攀登上那样的峰顶。……如果情形不是这样，如果我们不是事后才知道美善，那该多好啊！……我们越是深入了解贞洁的丰富，就必然越是对眼前这种生活感到悔恨，因为我们通过与美好事物的比较认识到这种生活的贫乏可怜。”（三）这使得尼撒的格列高利视独身比婚姻生活更高一级，因而对于今世的婚姻生活有贬抑的倾向。

进而言之，基于人生的有限，尼撒的格列高利强调婚姻生活如虚空和幻影，他这样说：“笑容里含着眼泪，快乐里夹杂着痛苦，刚出生的婴儿就明明面临死亡的恐怖，每一种甜美和喜乐都无法逃脱它的阴影。”（三）尼撒的格列高利强调的是，即使婚姻生活是美好的，然而就长时段而言都只是幻象，“总有一天所有这些美都将烟消云散，归于虚无，只留下一堆令人厌恶的丑陋白骨，对曾经活生生的容光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和记忆”。（三）这些想法呈现出厌弃今生而期盼来世的倾向，从当今重物欲的现代人的角度看来，似乎比较偏激，但若视为一种对于沉迷物欲者的提醒，则不失为智慧的观察。选择贞洁者的福气，在于尚

未经历婚姻生活幻象破灭之前，就能够觉醒而专心注目于永恒生活的追求。

其实，尼撒的格列高利并不反对婚姻制度。他说道：“不过，诸位不可以为我们这里是在贬损婚姻这种习俗制度。我们清楚知道，婚姻并非与神的恩福格格不入。”（八）不过，他所肯定的婚姻制度的价值仅在于生儿育女，然而婚姻往往成为人沉溺情欲的工具，并且遮掩了其短暂有限而虚无的真相。严格而言，尼撒的格列高利反对的是“情欲”，在他看来，只要陷入情欲当中，就将陷入循环往复的邪恶的锁链之中，因此贞洁的价值在于彻底斩断与邪恶的任何联系。“最好在此生中不要经受这些试探的考验，这可能对我们有利，免得情欲在合法满足的借口下找到进入灵魂堡垒的通道。”（八）由此观之，婚姻成为天国之路的首要障碍，“这样说来，婚姻就是我们离弃乐园之生命的最后阶段；因而，如我们的讨论可以推出的，婚姻也就是首先要离弃的事物；可以说，这是我们走向基督的第一站”。（十二）

尼撒的格列高利又从实际生活观察婚姻的本性。他说，“每人都知道，可朽的身体的繁衍是两性交配所必做的工作；而对那些与圣灵结合的人来说，与圣灵结合所产生的是永生和不朽，而不是孩子”。（十三）出于贞洁而与圣灵结合，结果是“永生和不朽”，而两性间的结合，结果却是终必朽坏的“孩子”。由此，两性间的结合引入了“死亡”：“从母腹生育孩子——我丝毫没有侮辱的意思——既是生命的开始，也是死亡的起点；因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死的过程就开始了。”（十三）从这个角度来看，贞洁是阻止死亡最重要的一步，由此甚至可以反证贞洁比死亡强大。尼撒的格列高利进一步认为，我们必须在两种婚姻当中做一个选择，或者是肉体的婚姻，或者是灵性的婚姻，但是只能够选择一样，显然他认为后者是更好的选择（廿）。

尼撒的格列高利认为最高的祝福，就是“得见神的面”（廿四）。人若是想要离开地上黑暗的环境接近天上基督的真光，人自己必须先成

为光，而贞洁就是使人成为光的道路，如他所说：“同时也表明灵魂与不朽之神的这种联合要得以实现没有别的途径，唯有靠她自己借自己的贞洁状态尽可能实现最大的纯洁——这种状态因为与神相似，必能使她领会神，同时也使她自己就像一面镜子放在神的纯洁之下，在与万美之原型的接触和凝视中形成自己的美。”（十一）他举例说，视力正常者只需要除去障碍就能看到远方，人的灵魂只要清白就能吸收真光，“而真正的贞洁，追求圣洁的真正热情，就是以此为目标的，即获得看见神的能力”。（十一）

然而，贞洁虽然非常重要，却不是唯一的美德，而是追求各种美德的根基。“良善的生活当以对贞洁的爱作为自己的基底，但不能到此为止，而要进一步在这根基上结出各种美德的果子。”（十七）这样的贞洁并非靠着人力所能及，而是需要神的恩典才有可能达到。因此，尼撒的格列高利认为，贞洁“只属于那些在神的恩典的鼓励 and 帮助下奋勇拼搏，从而赢得这个包含高尚之爱的对象的人”。（一）

关于《论贞洁》的评论：

1. 尼撒的格列高利重视贞洁的原因，与奥古斯丁所代表的拉丁（西方）传统不大一样。尼撒的格列高利以“成圣”（Deification）为追求目标，而贞洁是神的属性，因此认定独身的隐修生活，可以成为通往成圣之路。奥古斯丁则认为，原罪是借着遗传而来，即使婚姻本身并非坏事，却间接地帮助了原罪的传播，而独身守贞可以阻绝原罪传播。这样的观点，反映了受拉丁文化影响的奥古斯丁重视“法庭式”（forensic）的除罪，“代赎”（atonement）与“补偿”（satisfaction）成为基督论的主要概念，“代替性”（substitutional）的补赎成为基督论的思考重点，因此西方神学传统以如何借着代赎而除罪为神学主轴。希腊（东方）教会重视“成圣”，强调人的改变；而拉丁（西方）重视“代赎”，强调神的作为。

2. 尼撒的格列高利强调重视贞洁，反映了希腊文化重灵性轻肉体

的倾向，而未能呈现希伯来文化以灵性与肉体合一的观点，有贬抑神创造肉体的美意之嫌。这多少反映了其所崇尚的奥利金的影子，奥利金是亚历山大的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 150—215）的学生，他的《教义大纲》^①是最早的系统神学著作。他把希腊文化彻底地和基督教信仰结合，可是他的神学因为希腊化色彩太重而没有完全地为教会所认可。奥利金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之下，有禁欲修道的观念，自愿贫穷，刻苦己身。为了遵行《马太福音》十九章12节，耶稣说有人是为了天国而自阉，他接受按照字面意义解释，同时也为了能够专心于神的国，结果把自己阉割了。

奥利金受到希腊文化灵肉二元的影响，以创造者（神）为最高的灵，被造者（人）也是一种灵，但是人有肉体，而天使、魔鬼与邪灵都是灵，他所看到的世界主要由灵组成，其中最高级的灵就是神。他也以此来解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灵并没有从神那种完全的状况里失落，道成肉身时，其肉体渐渐地被灵吸收。奥利金的世界观充满各种灵，而看肉体是邪恶的，需要被克服，因此其拯救观是人逐渐恢复成为纯粹的灵，而期盼在终末时灵不断地被炼净，直到越来越像神，这些思想多少塑造了尼撒的格列高利重灵性轻肉体的想法。

（二）《论人的造成》（On the Making of Man）的概要

本书可能完成于大巴西尔去世（379）后不久，是尼撒的格列高利致其兄弟彼得的复活节礼物。由于“论人的造成”是一个严肃的大题目，在“前言”中他就强调，只有真正按照神的形像被造的人——大巴西尔才有资格谈论这个题目，他甚至称其为“你我共同的父亲和老师”。

尼撒的格列高利在此使用了一种辩证思考方式，称之为神在万物当中的“双重运作”，在动静、天地等两极本性的复合当中是并存而和谐

^① 或译为《论首要原理》。

一致的，呈现出各种精致而复杂的作用（一）。人也是如此，“既有属天的神性，也有属地的兽性”。（二）这种辩证思考方式，让他能够非常精致而细腻地观察复杂的现象，比如从兽性而来的非理性之情欲并非全然败坏，“如果理性统辖这些情欲，则每一种情欲都会变成一种美德。……凡此种情欲，只要为崇高的心灵所高举，就具有神的形像之美”。（十八）重点在于如何好好地“双重运作”，兽性需要神性、情欲需要理性的辖制。

尼撒的格列高利对于人的尊严作了非常精彩的描述，他不只给了人在被造当中最后出现一个美妙的理由说：“因为他（人）天生就是君王，一出现就要统治他的臣民。”（二）在君王出场之前，臣民应当都已就位；而且他指出，“造物界是神的权能实时创造的，他一发出命令就立即出现了，唯有在创造人之前却经过慎重考虑”（三），这是指创造人时的商量语气，非同于创造其他万物时的命令语气。

尼撒的格列高利进一步从人的结构形状，看到君王的样式（四），也在人心看到对神心与神道的模仿（五），甚至从人缺少天然武器与衣服，看到人取材大自然的能力（七），而且从人的双手看到合乎理性与配合理性的表现，指出人具有灵（理性）、魂（感官）、体（营养）三方面（八）。这些联想在今日看来，或许有夸大之嫌，却反映出他对人带有神的形像的反省。

尼撒的格列高利对于直接与神的形像相关的心灵与理性作了许多颂赞，而且他强调心的单一不可区分与不可理解，是相应于神性的单一不可区分与不可理解的（十一）。心灵原本具有整体性与不可分解的特性，“心灵不是受制于身体的某一部分，但与全身的部分平均接触，根据受其影响的那一部分的本性发动它的活动”，下焉者，心灵受制于身体，上焉者，则心灵领导身体（十四）。

当心灵与神的形像相符时，就呈现出神性的美。“心灵作为至美者的像也必是美且善的，只要它尽可能保持与原型相像；但它若偏离原